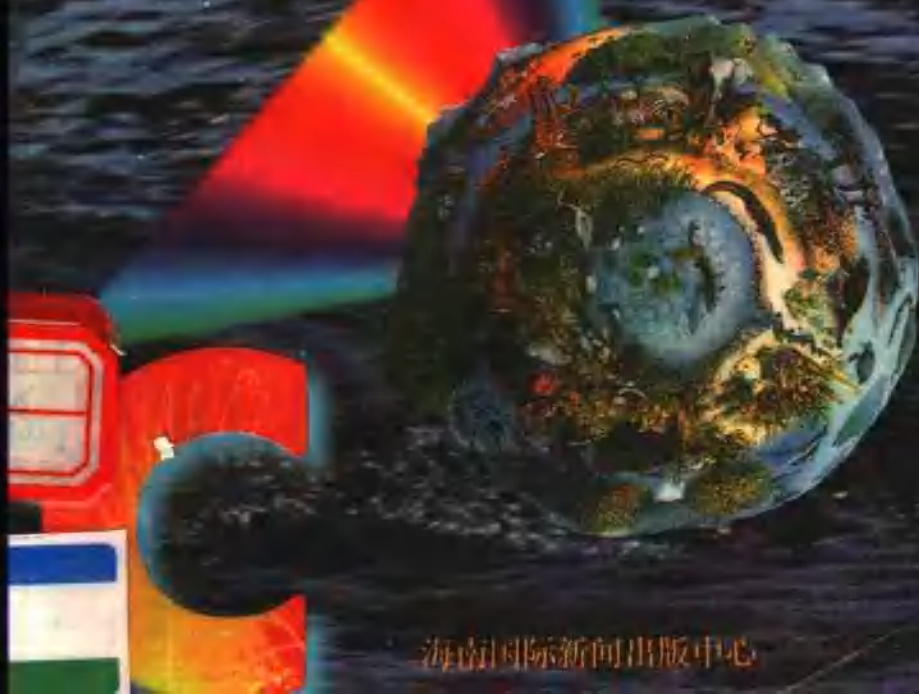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小学 课外小博士

世界美术通(三)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2228/147=31.1

6634/81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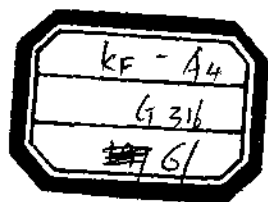
96.9.19

世界美术通(三)

刘以林
冯晓林
蒋家举
相 匀

主编

撰文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图书出版社

目 录

- 一、罗可可式的绘画雕刻..... (1)
- 二、明清“四大高僧”的名画..... (6)
- 三、“扬州八怪”的画风 (18)
- 四、爱武斗的西班牙大画家 (28)
- 五、古典主义画家的代表 (32)
- 六、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 (35)
- 七、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(37)
- 八、现实主义油画家的杰作 (39)
- 九、“给石头以思想”的雕塑家 (41)
- 十、从风景画到印象派 (44)
- 十一、鲁迅推崇的两位版画家 (50)
- 十二、后印象派的三位绘画大师 (54)

一、罗可可式的绘画雕刻

现在我们可以看什么是“罗可可”了。

和巴洛克一样，罗可可也是一种艺术风格或者说艺术式样。17世纪是巴洛克的天下，那么，18世纪就是罗可可的世界了。

什么是“罗可可”呢？

罗可可，最初指的是一种室内的装饰，是路易十五时代的时尚：用贝壳、石子作成假山，放在室内作为装饰。看起来有点混乱，不过当时的人却认为潇洒，便流行起来，几乎家家、室室都有。后来，人们又稍加变形，作成旋涡波纹形状或花样的形状用来装饰，人们称之为罗可可。

罗可可的发音与巴洛克相近，但意义不同，表示“螺贝”的意思，因此，人们把它用来形容那种蜿蜒的线条和繁杂装饰的风格。

罗可可的室内装饰成风以后，很快启发了建筑师，于是建筑雕刻一窝蜂也都罗可可了。

罗可可式认为17世纪的雕刻不好，过于威严，装模作样，应该生动一些才好；衣服的皱褶深雕不风雅，要想风雅就应该浅雕。说到建筑，也是这样，罗可可把巴洛克的那种粗大的柱子和高大的楼梯全盘否定，柱子变小了，楼梯也变小变矮了。

一句话，18世纪的罗可可喜欢的是小巧、珍奇、雅致、轻快、富有生气的东西。

罗可可的出现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死有关系，路易十四可以说是欧洲最有权成的一个皇帝，他就认为，君权是神授的，别人改不得；他还自称是“太阳王”。他对国内采取控制政策，对

国外总想侵略。他甚至为了让自己的孙子能当上西班牙皇帝，和西班牙打了12年的仗。他从登基后，整整做了54年的皇帝，不愿让位。俗话说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直到临死时，他才说自己的好大喜功使国家劳民伤财，国力衰退。

路易十四的死讯一传出，法国人民奔走相告，异常高兴，他们饮酒祝贺，好像身上的一个重担被卸掉了。宫廷的贵族们被压抑了54年，终于得到了解放，他们觉得这一下可以更享乐、更放纵、更自由了。罗可可式正合人们心意，于是，立即时髦起来。

所以，罗可可的艺术中心还是在法国。

那么，这个罗可可式的绘画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和巴洛克一样，罗可可绘画，主题也是贵族的，大部分是国王和贵族的肖像画。和17世纪相比，人没变化多少，肖像却大变模样，都是豪华纤细的，即使是健壮的男子也不再健壮，似乎有些女性化，看着纤瘦文弱。

真是滑稽，17世纪的肖像女人男性化，18世纪的则是男人女性化。

既然是放纵享乐，那么，舞会、野游也常常举行，很多的画也表现这种场面。

这是罗可可画的内容，而罗可可的绘画技术也与巴洛克截然相反。

巴洛克要用强烈的明暗对比显示力量，罗可可却不，它要给人一种轻快平和的感觉，看起来柔和；巴洛克要浓抹，罗可可却喜欢淡妆，它厌弃浓重艳丽，常常用银色、不鲜明的金黄色、白色等着色，轻淡而稳重；线条的使用上也不像巴洛克那样曲折夸张，而是柔和的曲线。

罗可可与巴洛克完全不一样。罗可可的绘画之花率先开在法国，第一个要介绍的人名叫华托。

华托的父亲是个泥瓦匠，对华托成为画家没有丝毫的影响。而且，他父亲常叫他去做一些小工，挣点钱。他虽然爱画画，但买颜料的钱都没有，毫无办法的时候，他孤注一掷，两手空空到了巴黎，他要当画家。

巴黎并非遍地是黄金，华托用最低的价卖自己的画，维持生活。一个画布景的人叫吉罗特，把他收为自己的学生，没想到，这个学生异常聪明刻苦，画戏剧广告比老师还好，吉罗特开始嫉妒华托了，不久，便把华托赶出了自己的画室。不过吉罗特使华托了解到了意大利的风雅。

这一回，华托又作了名叫安德兰画家的学生。安德兰此时正负责监督一个藏有鲁本斯 36 幅壁画的宫殿，华托便近水楼台，研究这个巴洛克大师的作品，他的《化妆的女人》就有鲁本斯画的影子。

真是树高招悲风，这一次华托又遭到了老师安德兰的嫉妒，不过，华托也变得聪明起来，不用老师赶，他便引退回到故乡进行创作。29 岁那年，他终于被发现了，成为一名光荣的美术院的会员。

有了这个受人尊敬的身份，他便开始出入贵族沙龙，和体面的、优雅的贵妇人来往。这样，贵族崇尚的罗可可式生活趣味也就传给了华托。比如，这个时期，他有一幅画叫做《谈笑》，画面上，一个贵妇人手执扇子，优雅自在，乐师在吹笛，可她并没有在听，而是和一个男子在谈笑。如果这个贵妇人要是很认真地专心听笛声的话，她就不是罗可可式里的贵妇人了。

同样性情的贵妇人，又出现在《任性的女人》里。年轻的贵妇与情人闹性子，撅着嘴，煞有介事地提着裙子要离开，可又坐在那儿不走，等着情人赔不是，情人却不慌不忙地逗乐似地说着什么。足能表现出华托观察事物的精细和刻划人物的本领。

华托最有名的杰作是《发舟西苔岛》。

西苔岛是希腊神话中爱神、诗神游乐的一个美丽的岛屿。画中表现的是：风景优美的岸边，一对对贵族男女将要登舟去岛上游乐之前的景象。人们把这幅画常常看作为表现动作的过程的画，从右边看起，每对男女情态都不相同，最右边的是“劝说”的过程，往左，两人不说话是“相持”，再往左，是“犹豫”，然后就是“欣然接纳”，高高兴兴去西苔岛。不仅构思奇特，而且整幅画具有浓厚的抒情性。画面上涂上几层颜料，迷蒙地表现出远景的山和树木。

可以说，这幅画是罗可可绘画中最超群出众的一幅。华托也正是因为这幅画而被接受为法国美术学院的院士。

华托虽然画贵族生活画，但他从来不迎合贵族的庸俗趣味，从来不追求享乐。他一生像一名观众在仔细地观看贵族们的表演。至到他后来得了肺病，搁下了画笔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路易十四在世时喜欢打仗，喜欢建宫殿，路易十五做国王后比他还要坏，只知道寻欢作乐。他有一句名言叫：“我死之后，哪管它洪水滔天。”更糟糕的是，他身为国王不理朝政，而他的情妇却屡屡干预朝政。众多情妇之中，最知名的是蓬巴杜夫人。

蓬巴杜夫人野心太大，不仅干预军事，还故作风雅，说自己是法国文化的“保护人”。为了显示自己的真才实学，不负“保护人”的名誉，她也极力推崇罗可可艺术，并选中了一个画家作为赏识的对象，他就是最具罗可可风格的布歇。

据说，蓬巴杜夫人不仅让布歇给自己画画，还跟这位画家学过素描。后来布歇就成了宫廷的首席画家。国王的情妇喜欢，其他的宫廷贵族为迎合这个宠妇，纷纷抬高布歇，甚至说，布歇是“巴黎的光荣”。

布歇的画，全都是冷淡的银色调，虽然高尚优雅，却使人感

觉冰凉；裸体的女性没有温柔感，矫健的狩猎女神也变成了刚从鸭绒被里爬出来的娇滴滴的贵妇。

贵族们喜欢布歇，资产阶级却极力痛骂布歇。

说了这么多，都是罗可可的绘画，罗可可的雕塑也值得一提。

一位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的人成为文艺复兴以来最伟大的雕塑家，他的名字叫乌顿。今天，不论你走进哪一所美术学校，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十件八件石膏模制品。

乌顿虽生在罗可可时代，但对巴洛克也不反感，有时还吸取一些巴洛克的风格，比如，巴洛克雕塑家们为了追求生动和逼真，总是把眼睛挖得很深，看起来更有神，乌顿吸收了这一方法，并青出于蓝，比前辈们做得更好，他雕的眼睛仿佛是一双能传达感情的活的眼睛。

见过大作家莫里哀雕像的人，几乎都被他那英雄气概和浪漫气质所折服，可谁能想到，这幅雕塑却是乌顿在作家死去一个世纪之后所作的，没有模特，只能根据前人的画像进行创作。

写《忏悔录》的卢梭，晚境很惨，他死时冷冷清清，乌顿认为他是个顶伟大的思想家，在他死后第二天，乌顿立即赶到卢梭的灵柩前对着遗体，翻制了面型，并创造出生气勃勃、目光犀利、充满热情的卢梭胸像，得到世人的赞赏。

乌顿还塑了伏尔泰、富兰克林、华盛顿、布封、乌顿夫人等等很多成功的雕像。

乌顿雕伏尔泰像还有一段趣事：他曾塑造过两个伏尔泰两种不同的形象，一个是穿短褂戴假发的伏尔泰；另一个是秃头瘦弱的老人伏尔泰，身穿古代长袍，瘦弱的身躯几乎全给遮盖了起来。他的脸上永远带着清新的智慧和无情的嘲笑，让人感到，他的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变化和活动着。伏尔泰雕像使乌顿的

名字永垂不朽，而乌顿的雕像使人永远忘不了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。

又有人说，乌顿是从古罗马时代以来的最伟大的肖像雕刻家。

二、明清“四大高僧”的名画

和尚作画、书法，在中国不足为怪。他们欲念清寡，身处大山野林之中，云遮雾隐，安逸闲情，不仅有作画书法的时间，还有一种俗人难有的情趣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日常功课是念经诵佛，在看似不经意的“咕噜咕噜”声中，他们领悟到了一种很深的人生哲理思想，平常人再学也难以学到手。所以，他们不画便罢，一画便一鸣惊人。

明末清初，政治风云动荡，智慧之人不愿与现实同流合污，他们向往清静无为的空门生活，于是便纷纷托迹禅门，有全身心投入的，也有脚踏僧俗两只船的。

在众多的一心齐向空门的人之中，有一批很奇特的人，他们便是领一代风骚的美术家，他们有石涛、八大山人、石谿、弘仁、弘智、僧詮修、僧叶舟以及云南的担当和尚等等。其中，前四人成就最高，而且思想行径和艺术主张又很相近，志同道合，美术史家们把他们称为明末清初画坛上的“四大高僧”。

说“高僧”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和尚当得好，而是他们绘画成就在当时属一流水平。

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和尚，而是经过了人间的风雨之后，循入空门的。所以，人生的经验加佛经的玄理，使他们的画别有一番意韵。

若论他们相同的思想行径，那就是，在政治上不与清朝统治

者合作。因为他们不是明朝宗室，更不是先朝遗民，堂堂汉人岂能辅佐满清异族，但反清复明的大业又不是他们所能完成的，于是就同时想到了出家隐居。相似的经历、思想也带来了相似的风气。他们一反正统派的摹古之风，主张抒发个性，强调笔墨逸情，并以此为创作的主要思想。四高僧之首，石涛就曾作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他说“古文须眉，不能生在我之面目，古之肺腑，不能安人我之腹肠”，意思就是说，古人是古人，今人是今人，时代变了，人也在变，人的思想感情也在变，不能以古概今，而要表现出今人的风格来。其他三僧对此话都点头称是。

石涛原名不叫石涛，甚至不姓石，他姓朱名若极，出家为僧以后，给自己取了很多的别号，如原济、石涛、清湘老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涤子、瞎尊者等。

大概得归功于山清水秀的滋养，石涛的寿命很长，他活到95岁的高龄。

石涛一生的经历，对于他的绘画创作极有影响。他父亲原是明代靖江王，王族的后裔，家财殷实，所以他几乎走遍了天下名山。他本是游山玩水，无意之中，各地山水牢牢地印在他脑中，对他后来的画影响极大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公元1645年，他当时16岁，国亡家破劈头而来，一时间，他难以接受现实，悲愤之中，就从家乡桂林去全州，在湘山寺削发为僧，改名石涛。

世道黑暗，和尚也有做不安稳的时候。在1647年，石涛为了避免兵祸，由湘山寺转回去了梧州的水井寺；可时间不长，1650年又由梧州去了庐山的开贤寺。这一次，他在庐山住了6年，1656年由庐山转到安徽的黄山。

黄山是中国的第一大名山，风景奇幻优美。僧人兼画家的石涛在这一住就是23年。当然，这期间，他时常萌发游兴，又先后

去过扬州、杭州、皖南的宣城、贵池、泾县等处，并在泾县的双幢寺住过三年。这段时间，是石涛绘画艺术成就的关键。他的山水画以黄山的胜景最多。

爱游山玩水的人总是说，三山五岳雄奇秀丽，五岳雄伟峻拔，天台雁荡山明媚秀丽，桂林小巧玲珑、石林突兀，而黄山却兼而有之为山中之最。石涛画黄山也画出了这种多彩的神韵。

看完了黄山，1648年，石涛又去了南京，从南京到扬州、长安，又到了北京。然而，还是江南好。1693年，石涛又从北京到了南方，最后定居在扬州，直到1724年逝世为止。

石涛的一生是游历的一生。他游遍了名山大川，饱餐了自然之美景，领悟了大自然和一切生动的神态，在这基础上，他发挥了创造的天才，使自己的绘画艺术造诣更深。

石涛一路看风景，也看到了当时的现实，清朝初期的蓬勃发展，使这个明朝遗民内心不时产生复杂的矛盾和隐痛，他禅学修养，游山玩水，却掩不住内心的悲伤。于是，他画了一张《大涤子自写睡牛图》。

这幅画画的虽是个中年人骑在牛背上，牛睁着眼，牛上的人闭着眼，但不是简单的一张大涤子的自画像，而是表现了他在眷恋故国，忘不了自己一生的不幸。

他在画中题着这样的字：“牛睡我不睡，我睡牛不睡，今日请我身，如何睡牛背？”好像是在问别人话，其实是表现了他的一种隐痛。

所以人们说，石涛一生抑郁蓬勃之气，无处发泄，便全部寄于诗画中，因而，他的画有时“豁然长啸”，有时又“戚然长鸣”，喜怒都寓于笔墨之中。

到了清朝的康熙时代，国力日渐强盛，当初反清复明的先锋人士，现在一个个安身乐道，一片和睦的气象。石涛也已经年岁

渐长，深知复明已是空想的事情，便渐渐平息心中的动荡情感。

石涛再老，也忘不了自己曾是王室后裔，争宠之念，又一度高涨起来，他想得到清代康熙帝的宠幸，于是，在康熙帝南巡时，他非常积极地去接驾。接驾回来，感到非常荣幸，逢人便说康熙是“仁圣主”，还画了《海晏河清图》来颂扬康熙帝的“仁政”，在这幅画的落款刻印上，他称自己是“臣僧”。

可感情是件复杂的东西，正当石涛在写“接驾诗”时，有人送他一支明宗朱翊钧的磁管笔。睹物思人，石涛的心里又翻起了思归的情感。

重重矛盾之中，石涛虽是和尚却活得很累，73岁那年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五十年来大梦多春，野心一片白云烟。今生老秃原非我，前世衰阳却是身。大涤草堂聊尔尔，苦瓜和尚泪津津。犹嫌未遂逃名早，笔墨牵人说真假。”这正是他一生心事的总结。

了解了石涛的经历和思想，我们再来看石涛的画。

石涛的画，内容多种多样，他自己曾经也说过：“余于山水、树石、花卉、神像、长鱼，无不摹写，至于人物不敢乱作也。”说白了就是，凡是大自然中的他都画。而且石涛还画得很好。尤其是他在山水画方面成就最大，也最具有特色。

他画的特色就是：笔墨雄伟，奇气横溢，构图多变，形象生动，山有灵气，人有神气。达到这样的境地，实在是了不起之作。

石涛14岁开始绘画，学得早，学得勤，成就又大，俗话说“艺高人胆大”，所以他在28岁时就对当时的画院派进行攻击。一般来说，画院派就是权威派别，恪守传统，摹古仿古，不愿创新求异。而石涛地地道道画院外人士，主张笔墨应与现实相连。所以，石涛攻击画院派也有他的道理。

石涛的画也临古，但绝不为古人的成法所拘束，他吸收精华，去除糟粕。

石涛攻击画院派，却与和他同道的画家携手共画。

他曾经请画家八大山人为他作了一幅画，画上的背景是：一片平坡的上面，老屋数椽，零散古木数株，亭阁中有一个老头，就是他自己。这一幅画名叫《大涤草堂图》，好一派田园风味。

他们还匠心独运，通过间接的关系，合在一起画过一幅《兰竹图》，八大山人画的是花，石涛补画竹石，各自发挥特长，不仅作画方式奇特，而且艺术成就非凡。

石涛与八大山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，八大山人画过一幅《水仙卷》，石涛为这画题诗。石涛一生的“云游”生活，对于他作画的艺术成就，起到重大的作用。云游之中，对自然一花一草，一石一人无不心领神会。结果，他的画不论是画黄山的云烟、南国的水乡、江村的风雨还是画峭壁长松、柳岸清秋、杜树寒鸦，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画意，有他自己的笔路和墨法，甚至他给画的题诗，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，一看便知道是他所作的。

既然是山水画家，大自然里的一切，石涛无所不画，不偏不倚。但画得最多的是《黄山图》。

画家都爱画黄山，石涛的黄山图却有些不同。他画的黄山图，有巨幅的，有册页的，也有长卷的。然而不论大小长短，他都画出了黄山的气势特色。

除黄山以外，画家还去过很多其他地方，各地的山山水水都经石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，他还画了许多其他地方的各种景色。

石涛画了不少，世人们对他也很重视，使他的作品保留下来不少。如《山水清音》、《淮扬清秋》和《黄山八胜图》等等都是保存下来的珍品。

石涛还有一幅画给他带来了声誉，那就是《细雨虬松图》，画中的点染设色极为成功，因为这幅画人们又称石涛为“细笔石涛”。

然而，不论是“细笔石涛”还是“洒脱石涛”，石涛的画总是奇险之中带着秀润。

成语故事中有一个“不射之射”的故事，它形容人的射技之高，不仅是一箭双雕，而且只做一个射箭动作，弓箭不发，所射之物便会自动落下，也就是一种“神射”。石涛不弄弓箭，可他要求自己的画要达到一种“不似之似”的境界。

石涛的山水画画得好，画人、画花也成就非凡。每当他在野外、庭园赏景，看见别有风姿的花，便立即随手勾勒，即形象又神像。

石涛不是学院院士，也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他只是个平常的僧人。然而，他以自己的画惊动了当时的人们。人们在客观评价当时画家时，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将石涛画推为江南第一。”

石涛是清朝初年的一位大画师。可因为他不是学院派出来的，不愿恪守传统，是个不听话的画师，所以，宫廷藏画室里，石涛的画少得可怜，只有半张。说是半张是因为这幅画是他与别人合作完成的。

和石涛最能意趣相投的是八大山人。八大山人不是指八个人，而是一个与石涛同时的画家，是一个更富有民族气节的热爱自己大明江山的画家。

八大山人的祖上也是明朝的一个官吏，封官在南昌，八大山人生在南昌，所以也算是南昌人。

八大山人姓朱，他的真名真姓不好叫也不好写，所以当时人们一般根据字形和读音称他“朱耷”或“雪个”，提起这两个名字人们都比较熟悉。

19岁时，大明江山灭亡。已成正式公民的八大山人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：是向清朝统治者奴颜婢膝称臣呢，还是傲骨冰心

做一个终身布衣的遗民呢。他是一个倔强的人，终于选择了后一条路。他在画上题名总是“八大山人”四个字，为什么他要给自己起这个奇特的名字呢？

我们知道，石涛是赞成反清复明的人，不过，石涛的思想总是放在心中，永远是将思想寄寓于山水。而八大山人的反清复明就不仅仅是个思想，他把这深刻的思想变作了积极的行动，投入到当时的反清复明的运动中去，他触怒了清朝皇帝，被列入迫害对象。

为了逃避政治迫害，他改了自己的名字；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怒，他把名字改得很奇怪，所以，“八大山人”是为了控诉清朝统治者的迫害而设计的符号。从这个奇怪的名于里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为大明沦亡的一种痛苦凄楚的心情。

还是为了逃避迫害，他不得不削发做了和尚。他做和尚的原因与石涛做和尚的原因不一样。

因为是被迫做的和尚，所以他对佛经的信念也就不是很深。于是，他又改做了道士，崇尚仙道。

他还装过哑巴，在自己的家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哑字，在这期间，他从不与人说话，只是以手示意。他爱哭、好酒，常常是头戴布帽，身穿长袍，脚蹬烂鞋，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。他这样做，都是为了逃避迫害。伟大的画家竟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。

耿直的性格也造就了他劲泼素朴的画风。他对政治自抱主张，对绘画也是如此，和石涛相比，他更是丢弃古风，走自己的创作道路。他说“双眼自将秋水洗，一生不受古人欺”。他凭着自己的思想来支配他的作画形式。

八大山人经历悲惨，一生活在东躲西藏之中，所以，也无心像石涛那样游历山水，陶冶性情。因此，八大山人的画主要不是山水画，而是花鸟画。

八大山人也画山水，但画的不是峻山丽水而多是残山剩水，给人一片荒凉之感。像《溪山雨过图》、《雨山图》、《长松老屋图》都是这一类风格，他在画的题字中还说到：“真是零碎山河颠倒树，不成图画更伤心。”

他的山水画虽画荒凉之景，但不给人悲观、颓废和伤感的情绪，而是为了塑典型的破碎山河的意境，深深寄托他的亡国之痛。

八大山人的伟大成就，是他的花鸟画。

到八大山人时，花鸟画已进入到收获的秋季，出现喜人的景象。有意无意之中，耳濡目染之时，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既显出传统的特色，又有自己特别的风味。他自己的风味就是从民间艺术中吸取更多的营养，有一种“稚拙清新”的魅力。

八大山人的花鸟画，和他的山水画差不多，也不是鸟鸣花香的景象。连最柔情温和的鸳鸯，他也把它画成是“艳若桃李，冷如冰霜”。他画的鱼、八哥、鸭子、猫，也都有倔强的性子，高高地昂着头，他每幅画一般只画一只鸟、一朵花。

画龙点睛，眼睛是脸部最重要的器官，人常说：“眼睛是心灵的窗口”、“眉目传情”等等，都是说明眼睛的重要性。不过，人们说的都是人的眼睛，而八大山人却匠心独运，刻意地描绘动物的眼睛，让它也能表现出“传情”的效果，不过不是传动物之情，而是传画家八大山人之情。

八大山人采用一种奇特的夸张手法来描绘动物的眼睛，有时甚至把它们画成了方形。世间哪有方形眼睛的动物或人？画动物的眼珠，八大山人把它点得又黑又大，大到顶在眼睛眶的边角上。

方形眼睛眶配上又大又黑的眼珠，这就显出了“白眼看青天”的神情，表现了绘画者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处世态度。

有人说“八大山人画的鸟曾好像连一根羽毛也不能碰过”，看过他画的人都有这种感觉。真是：文如其人，画也如其人。

传说，八大山人从没有替清朝权贵画过一花一草，而贫民来求他画画，没有一个他拒之门外的。

悲愤能出诗人，悲愤也能出画家。八大山人的画大多数是悲愤时作的，所以，满怀同情心的世人，说他的画是“横涂竖抹千千幅，墨点不多泪点多”，可见画家的遭遇有多么悲惨。

花鸟画总是属于闲情逸趣的风景画一类的，让人欣赏。然而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却是具有政治讽刺的作用。比如他的《孔雀图》一画，当时正是康熙大帝下江南的时候，皇帝为何下江南？是为了实施他的怀柔政策，笼络民心，所以，江南的老百姓欢喜，做官的积极迎驾，正当人们欢欣鼓舞，唯恐见不到“圣颜”的时候，八大山人冷眼看现状，不参与这样一种没骨气的“盛举”。一年以后，他画下了《孔雀图》，讽刺当时的场景。当然，画家的矛头不是对向皇帝的，他不想再招惹麻烦，他鞭挞的是一些为官的奴颜婢膝，并塑造了一个萧瑟凄凉的意境，不像是孔雀，倒像是乌鸦图，使人想起古诗人所说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。

八大山人到了晚年，为人更成熟，作画的造诣更深。在作人和作画方面都脱尽了早年的那种狂怪和冲动的气质，他的画看起来更浑朴酣畅和明朗秀健。

八大山人是被后人发现的，当时的时代，八大山人只是画界的无名小卒，没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，他的绘画成就略逊于石涛，不过和石涛是个好朋友，但他俩是一对从未见过面的朋友。

四大高僧的第三大高僧是弘仁。“弘仁”当然是一个法号，他俗家姓名叫江觐。作了和尚后，法号也不少，曾自号为浙江僧人、浙江僧，又号无智和梅花古纳。